

莫高窟曾是白俄残部收容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先生对上个世纪上半叶敦煌宝藏惨遭盗掠和破坏作出的痛心疾首的评价，现在就镌刻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前的大石头上，十分醒目。

在敦煌莫高窟蒙尘受辱的岁月里，中国一些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腐败无能，无形中加剧了莫高窟文物的毁损。

败军之将竟能横行无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沙皇时代的旧军人不甘心失败，与新政权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在红军的强力征剿下，白军节节败退，最后在其国内无立足之地了，只好越境进入中国。

其中，较有战斗力的一股悍匪，是由白俄将军阿连阔夫统率的 4000 多人的队伍。这股白军，装备精良，很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富有战斗经验，他们进入中国，啸聚新疆，横行无忌，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中。中国政府几经交涉，苏俄政府颁发特赦令，允许白军官兵缴械投降，回国谋生。阿连阔夫手下 3500 多人相继回国，但他本人带领 500 多死硬分子拒绝回国，继续以新疆为基地袭扰苏俄。

当时的新疆都督杨增新认识到这股白军对地方的危害，派人与阿连阔夫交涉，以提供给养为诱饵，让其所率白军全部移师距迪化 700 里的古城子（今奇台），然后秘密调兵，进占距古城子 70 里的战略要地孚远（今吉木萨尔）。

1921 年 1 月 6 日，白俄陆军总司令谢米诺夫从蒙古给阿连阔夫发来一封电报，命令阿连阔夫率部前往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集结待命。阿连阔夫请求协助运输，杨增新正中下怀，慨然允诺派大量马车送白军经内地甘肃转道前往蒙古。

莫高窟成了收容所

1921 年 6 月 11 日，阿连阔夫率部近 500 名，由新疆方面派出的 118 名骑兵押送，抵达敦煌。但当地政府竟作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将所有白军全部安置在距县城 50 里的莫高窟中，以免威胁敦煌的治安。由此，莫高窟竟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

这些白军官兵在莫高窟驻扎下来，一住就是 5 个月。这 5 个月中，莫高窟遭到了灭顶之灾，惨遭蹂躏和破坏。离乡背井、连年征战的白俄，心理极度扭曲。他们将洞窟和门窗、匾对尽行拆卸，刀砍斧劈，当成烧火的木柴。他们还毫不顾惜地在洞窟内架锅、生火、做饭。莫高窟内的很多壁画被烟熏火燎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形同丧家之犬的白俄，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到壁画与塑像上，对大量泥塑断手断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在莫高窟的绝世珍宝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印痕。

肇事者的最终下场

1921 年 11 月，甘肃省长公署决定，自筹资金，将盘踞在敦煌莫高窟的白俄分批遣送出境。截至 1922 年 3 月，最后一批白俄离开了敦煌。

至于白俄头目阿连阔夫，则被送至兰州阿干镇羊寨村居住。但此人仍贼心不死，暗中联络旧部，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他的老对手杨增新又有了新办法。他派专车迎接阿连阔夫前往迪化“叙旧”。到了迪化，就将阿连阔夫送往县衙门软禁起来，每天给阿连阔夫的茶里掺些大烟，就这样，两三个月工夫，阿连阔夫就离不开大烟了，精神和身体也彻底垮掉。1927 年，阿连阔夫被引渡回苏联，苏联军事法庭判处其死刑，执行枪决。

（据《档案春秋》）

首位投身好莱坞的中国女演员

■黄柳霜



上世纪 30 年代的好莱坞，黄柳霜抽香烟开汽车，她美好另类的形象，成了全世界的封面女郎。都以为这样的女子，生活是惬意的，最起码是受人尊重的，却非如此。在黄柳霜光艳的外表背后，藏着难以忍受的苦楚。

洗衣工的女儿

黄柳霜算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在黄柳霜父辈那一代，也是备受种族歧视的。

黄柳霜年幼时，依稀记得父亲在洛杉矶的唐人街经营了一家洗衣店，每天没完没了地洗衣服，在家里排行老二的黄柳霜，也踮着脚尖去帮忙晾晒那些洗干净的衣服。

14 岁那年，黄柳霜看到唐人街在拍电影，就挤进去看热闹。她小美女的长相，被剧组人看上，就让她在片中担任了一个配角。黄柳霜开始涉足银幕。那时美国还是默片时代，在黄柳霜之前，还没有哪个华人影星能够闯入好莱坞。

起初，黄柳霜只接拍一些几

个镜头的小角色，让她引起众人瞩目的是一部名叫《月宫宝盒》的电影。她被默片时期的大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挑中。黄柳霜在片中，仅靠肢体语言展示着她的美丽。她穿着比基尼奴隶装，有着一一种楚楚可怜的性感。黄柳霜的年轻美艳，征服了观众，让她迅速蹿红。

不过，黄柳霜虽然红了，却依然不能去演主角。分给她的角色，也经常有辱华镜头的。每逢此，黄柳霜在挑剧本时，总是尽量避免，或者与导演商议修改内容，实在不行就拒绝出演。

黄柳霜确实也演了些有争议的角色，面对国内媒体采访，她无奈地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她在舞台剧表演谢幕时也说：“无论我饰演的角色有多么的坏，都不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黄柳霜的演技及美丽，在一个时期里虽然得到认可，却依然因为“种族歧视”而表演受到限制。她出演的角色不是娼妓就是为爱死于非命的女人。影片里，她

穿着性感的衣服，露着大腿，卖动着舞姿，极力挑逗着客人。也是为这个，让宋美龄非常反感，觉得黄柳霜给中国丢脸了。抗战爆发后，黄柳霜虽不在中国，依然关心着民族的命运。在电影界的聚会上，她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在慈善机构的捐助上，她也将自己喜欢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全部不留。黄柳霜付出的这些，依然得不到国内的谅解。宋美龄 1942~1943 年访美期间，发表了中国抗日的演讲，在美国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好莱坞的演讲台上，很多明星簇拥在蒋夫人身侧，惟独没让惟一的华人影星黄柳霜参加。

几段破碎的爱情

无可依靠，只能让黄柳霜更加坚强。她很快被喻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演员，成为全球杂志争相邀约的封面女郎，她的行为打扮，也变成时尚的象征，成为时尚女郎模仿的范本。

黄柳霜拍了很多电影，但能在中国上演的不多，大多是因为片中的弱女子形象，以及性感的卖弄。黄柳霜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在好莱坞她根本没有挑剧本的自由。在好莱坞的首部彩色电影里，她成功扮演了中国少女莲花，这部蝴蝶夫人式的电影悲剧，让黄柳霜的演技好评如潮，但依然没有逃脱弱女子的命运，剧中的莲花结局依然是投湖自尽。

最让黄柳霜遭受打击的是在她 31 岁那年。根据作家赛珍珠改编的同名电影《大地》挑选女主角。黄柳霜很钟情其中两个主要角色，可惜，这两个中国女性的角色被白人抢走，她被拒绝的理由是，不能与片中的白人男主角演对手戏。后来，出演该片女主角的

瑞娜一举夺得奥斯卡奖。

这样的挫败感让她异常孤独，如果身边有个爱她的异性支撑，也许她会好一些，可惜，在情感上，她同样遭受着一种夹缝的生活。关于黄柳霜的爱情传闻，也有过那么几段。这个终生未嫁的女演员，在情事上也没有什么好运。

奇怪的是，黄柳霜这个终身不得嫁的女子，却很受后来西方一些同性恋团体的推崇。关于同性情感，黄柳霜与德国艳后 Dietrich 也有过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她们在好莱坞电影《上海快车》里，有过经典合作。两个艳丽的女子，在电影里不分上下，看得人好生喜欢。不嫁的美女，外人多有猜测。比如女明星嘉宝。但黄柳霜远没有嘉宝那么幸运，嘉宝被众多男子簇拥，嘉宝在爱情上不得意，但在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黄柳霜却没有爱情也没有事业。黄柳霜对婚姻的期望值很差，她说：“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黄柳霜仅仅活了 51 岁。她心情抑郁，难免养成了酗酒的毛病。而让她过早辞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酗酒而得的肝硬化。

随着岁月的流逝，民国时期的女演员有那么一些依然被人们记起。只有黄柳霜，已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她拍过的很多电影也失传。

黄柳霜是被政治原因淡忘的。虽然她心系中国，但夹缝里的生存，依然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评价。特别是激烈批评过她的国民党政府，他们认为黄柳霜是好莱坞的走狗，她的电影让中国人难堪。黄柳霜的一生受尽委屈，在美国没有她的根，又被国人拒之门外。很难想象一个柔弱的女子，用了怎样的心态来承受这一切。

“言行不一”王安石

■肖明舒

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实施变法，这便是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改革家，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保准让你大跌眼镜。

简洁作诗，邈遇做人

流传下来的王安石诗文，给人简约清雅的美感。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甚至用极为邈遇来形容都不为过。

宋代文人朱弁写了一本书名叫《曲洧旧闻》，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王安石生性节俭，平日的饮食相当差。一次，有个姓萧的亲戚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约他吃饭，萧公子很高兴。然而入席时，桌上的饭菜令他大吃一惊——先上了两张饼，再加一盘切成小块的肉，旁边一锅菜汤，其他蔬果一概全无。肉和菜汤口味并不好，萧公子很失望，只是吃了一小块饼，就再也不愿动筷子了。王安石看到了，觉得浪费粮食怪可惜的，就当着萧公子的面把他剩下的饼拿过来一扫而光。萧公子见状，灰溜溜地走了。

生活节俭是美德，但是王安石节俭得有些不顾“餐桌礼仪”，似乎不符合堂堂宰相尊贵的身份。非但如此，他甚至都舍不得用水洗衣

服、洗澡。《宋史》记载，王安石从不修饰自己的外表，脏衣服照穿，甚至脸脏了也不洗。更过分的是，常年都不洗澡的他，身上生满了虱子，让旁人恶心不已。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曾这样描述王安石：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居然还在和众人评点历史。

不光是同事朋友嫌他脏，就连王安石的老婆都受不了他长期不讲卫生。一年夏天，他从别处借来了一张藤床，美观、凉爽，他和老婆都喜欢得不得了。王安石一时兴起，光着脚爬到藤床上，老婆看了带着一脚泥的他踩在床上，立即受不了了，命人将藤床物归原主。

能写《伤仲永》，管不了儿子

除此以外，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王安石也是采取双重标准。很多人读过他写的名篇《伤仲永》，文章告诫人们：孩子成长，先天素质固然重要，但是是否能够成才，关键还要靠后天的环境 and 教育。指导别人头头是道的王安石，轮到自己教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溺爱儿子的父亲。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宋史》评价王雱为人骄横、狂妄，可王安石对此却从来不闻不问。一天，

王安石正和同僚程颢等人商议变法受阻的事，这时候王雱散发赤脚，披着衣裳从屋子里走出，也不和各位叔叔打招呼，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父亲和客人中间嚷道：“把反对变法的韩琦、富弼的头砍了，挂到闹市，新法就可以顺利施行！”当时韩、富二人都是当朝权贵，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他们。程颢对王雱的无知妄言十分反感，而王安石只淡淡地说他一句：“儿子，你错了。”之后，继续和大家谈话。

平日常里，王安石不但对骄纵成性的王雱不加管束，而且还为他的诗文大肆吹嘘，并指使亲信邓绾、曾布等到神宗面前保荐，熙宁九年王雱迁龙图阁直学士。成为侍从皇帝的官员的王雱，可谓青云直上。

大谈任人唯贤，滥用小人成害

工作上，王安石也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他早年有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阐发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惜，他后来又犯了言行不一的老毛病，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而实际上他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的主要助手吕惠卿，被史书描绘为“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

挫折时，就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甚至图谋取而代之；另一位名叫曾布的，最擅长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听闻神宗皇帝怀疑新法，便立即迎合，是个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北宋末年的大奸臣蔡京这个名字恐怕最为今人熟悉，他居然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您也许会问，王安石为什么会如此言行不一呢？这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个极为偏执的人。如此一来，他做出上面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也就容易理解了。

